

# 身如雪蕉心如蓮

李白〈古朗月行〉中有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。又疑瑤台鏡，飛在青雲端。」這膾炙人口的名句，你能看出隱藏在背後的「潛台詞」嗎？

李白小時候不認識月亮，把月亮叫做「白玉盤」，又懷疑是瑤台仙人的明鏡，飛行在夜空青雲之上。我們見到不認識的事物，通常會從自己的經驗領域中尋找相似之物來比擬，李白首先聯想到的是名貴的玉盤，正說明了他兒時家境優越，觸目所及，多有名貴珍奇之物。檢閱史料，李白的父親是胡商，家底殷實，李白是個不折不扣的「富二代」。正可印證他〈上安州裴長史書〉中寫自己「東遊維揚，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餘萬，有落魄公子，悉皆濟之」。花錢如流水，還接濟落魄才子，又「養奇禽千計，呼皆就掌取食，了無驚猜」。可見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的豪放不是酒後狂言，亂吹牛皮，做詩仙也是需要底氣的！

由此可知，許多饒有意趣的譬喻，都隱藏在我們的身邊，只不過我們沒有穿透文字，窺見它背後的豐富資訊。當我們使用一些約定俗成的譬喻時，也往往不會去刻意思考它們的本義。



南宋 夏珪〈袁安臥雪圖〉

夏珪筆下的袁安不是史書裡的「僵臥」，而是懶洋洋趴在書桌上看書

比如佛教中的晚餐——「藥石」，原指藥劑和砭石，泛指藥物。佛陀制定過午不食的戒律，出家人不應把晚餐當做飯食來享用，而應克制取用，抑制貪慾，將其當做延續色身生命的藥來食用，以便有體力弘法利生，所謂「正事良藥，為療形枯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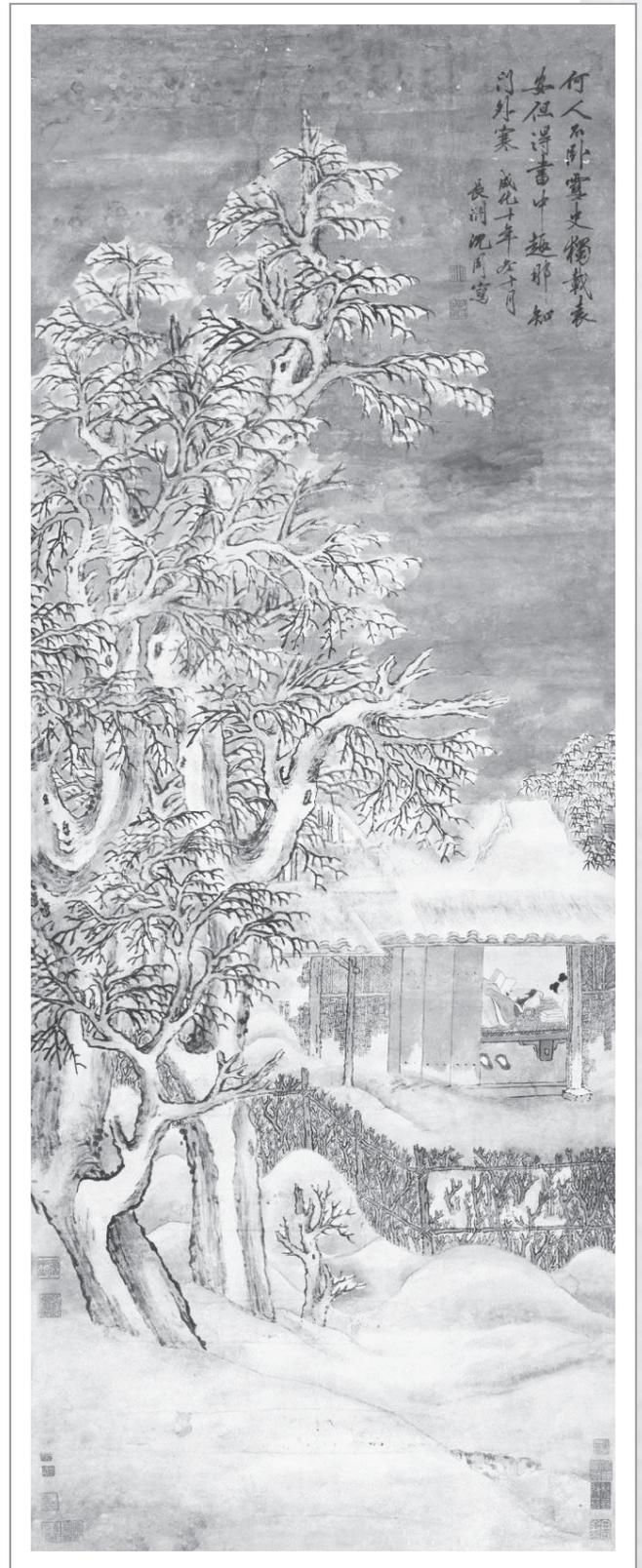
還有一個佛教經典中的譬喻，促使王維畫出了〈袁安臥雪圖〉的雪中奇景，激起了繪畫史千年不休的爭論。

袁安臥雪的典故，來自《後漢書·袁安傳》。一個東漢的嚴冬，大雪一連下了十餘天，積雪有一丈多厚。洛陽的縣令四處巡視災情，見家家戶戶都掃雪開路，出門謀食。來到袁安家門口，大雪封門，無路可通，洛陽令以為袁安已經凍死，便命人鑿冰除雪，破門而入。卻見袁安躺在床，奄奄一息。洛陽令扶起袁安，問他為什麼不出門乞食，袁安答道：「大雪天人人都又餓又凍，我不應該再去打擾別人！」洛陽令嘉許他的品德，推舉他為孝廉。袁安在漢章帝的建初年間出任河南尹，在職十年，政尚慈愛，被朝廷譽為「孫寶行秋霜之誅，袁安留冬日之愛」，後來成為漢室的社稷之臣。

袁安的事蹟在古代成為美談，成為傳統文學廣為引用的典故。王維就寫過一首〈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〉。在一個冬天的夜晚，王維看著雪，回憶起朋友胡居士的宅舍，用「袁安臥雪」來誇胡居士品性高潔。

寒更傳曉箭，清鏡覽衰顏。

隔牖風驚竹，開門雪滿山。



明 沈周〈袁安臥雪圖〉

到了沈周的筆下，袁安乾脆躺著看書了，旁有題詩「何人不臥雪，史獨載袁安。但得書中趣，那知門外寒？」將主旨轉變為讀書忘我之樂

灑空深巷靜，積素廣庭閑。

借問袁安舍，翛然尚閉關。

在王維之後，歷史上許多著名畫家，也以「袁安臥雪」為題材作畫。但王維這幅畫之所以極負盛名，並引起廣泛爭論，在於他在大雪裡畫了一株翠綠芭蕉。大雪是北方寒地才有的，芭蕉卻是南方熱帶的植物，芭蕉出現在雪中，其實是有悖於常識的。

「詩佛」王維敬慕維摩詰居士，其畫裡雪中芭蕉的奇特景象，讓人聯想到《維摩詰經·方便品》中，維摩詰居士運用一系列譬喻來說明色身的無常。其中「是身如芭蕉，中無有堅」，言芭蕉只有層層的葉子，中間卻是空心的，沒有堅實的樹幹。

雖然王維的〈雪中芭蕉圖〉今天已經不能得見，但從古人的描述中，仍可遙想畫中情形。冬日大雪成災，糧食短缺，自己多吃一口飯，其他百姓就要少吃一口。懷著心繫蒼生的慈悲與憐憫，袁安捨棄了自己的色身，正如那風雪中搖曳著的芭蕉樹，色身易朽，唯自性之樹崇高而常青。

自王維畫雪中芭蕉後，後世文人也紛紛開始畫雪中芭蕉。其中最有名的是明代徐渭的〈梅花蕉葉圖軸〉，竟明目張膽地將冬天的梅花和芭蕉畫在一起，在旁邊題跋「芭蕉伴梅花，此是王維畫」。〈蕉石牡丹圖軸〉中，又把春天的牡丹、芭蕉一起畫在雪裡，題跋「牡丹雪裡開親見，芭蕉雪裡王維擅」，說他親自見過牡丹花在雪中盛開。一口一個王維，卻比王維更加恣意大膽地違背常識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徐渭是誰？青藤畫派鼻祖，創「大寫意花鳥」畫風，名列明朝三大才子。再具體些，清代畫家鄭板橋



明 徐渭 〈梅花蕉葉圖軸〉

自稱「青藤門下牛馬走」；齊白石願早生幾百年，為徐渭理紙磨墨。徐渭或許沒有想到，他生時潦倒寂寞，死後卻受人景仰崇拜。

徐渭自幼骨肉疏離，天資聰慧，才華橫溢卻寫不好八股文，屢試落榜，背井離鄉。他在自己畫的〈墨葡萄圖〉裡題過這樣兩句詩：「筆底明珠無處賣，閒拋閒置野藤中。」然而就在幾年前，他的另一幅〈墨葡萄圖〉賣出了近兩億台幣的天價。

人過中年，徐渭成為胡宗憲的幕僚，文韜武略，一展英才，受其知遇之恩。後胡宗憲因嚴嵩案而死，徐渭亦受牽連。他精神崩潰，以三寸長釘釘入耳朵，用椎子擊碎腎囊，先後自殺九次，卻都沒有成功。他在獄中揣摩書畫，出獄後遊歷山水，以詩詞和書畫療癒他破碎的身心。

五十歲才開始學畫又如何？他捲挾著一股鋪天蓋地的蒼茫豪氣，駕馭著黑與白的力量，在紙上馳騁縱橫。創造性的大寫意技法讓所有人發現，藝術不僅是工筆細作地描摹寫實，也可以是大氣豪放，捨棄形體，直抒胸臆。文人畫不止



明 徐渭 〈蕉石牡丹圖軸〉

是恬淡、清雅，也可以是來自泥濘的生命底層發出的怒吼。

中國畫講究遊心無窮，遊心就是大自由。繪畫已然超越邏輯的束縛，無法捆綁住一顆自由翱翔的心。

芭蕉不能在冬天生長，受制於自然規律。而王維、徐渭畫中的芭蕉茂盛在冰天雪地裡，打破了時空的限制，展現了藝術的無限性，實則源於心的無限。模仿自然絕不會產生最高的美，藝術超脫自然的限制去表現心靈的自由，心靈的大自由才會綻放出最極致的美。

我猜，絕頂聰明的徐渭讀懂了王維的雪中芭蕉。在自己千瘡百孔的色身之外，他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。藝術令其重生，他改變了後世藝術的走向。

除了王維，「身如芭蕉」喻也被許多文人運用。蘇軾在〈東坡題跋·書贈邵道士〉中言：「身如芭蕉，心如蓮花，百節疏通，萬竅玲瓏，來時一，去時八萬四千，此意出《楞嚴》，世未有知之者也。」陸游在〈烹茶〉詩中云：「噎嘔廢晨飧，支離失宵暝。是身如芭蕉，寧可與物競。」

你我身如芭蕉，由血肉等因緣所聚，無常無實。惟願心能如蓮花般潔淨，意如袁安般慈憫。行走於蒼莽世間，身受制於諸多牽絆，心卻遨遊於方外，如芭蕉臥雪。縱然與世人格格不入，又有何妨？堅守正念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！☉



明 徐渭 〈墨葡萄圖〉